

兩朝憲章錄

四

兩

姓

名

年

月

日

時

兩朝憲章錄十二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二十五年甲午春正月己未朔上親行拜天禮于
玄極殿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慶賀禮

癸亥群臣上表賀天旦雪上報曰履端仰荷天眷瑞雪
應積朕心感荷覽奏已知丙戌覆總督張珩等奏得旨

甘肅自經土魯番戕害哈密以來藩籬寢廢邊臣歷年經
畧西事迄無成功赤斤等地方日益削弱回夷占住甘肅
生息日蕃貽患甚深馬黑麻速壇踵襲父兄舊惡包藏禍
心今又結婚瓦剌陰據哈密占種沙州土田意在內侵且

因謀洩遂爾投降原非本意姑且俯順其情容其入貢其
求討地方住牧欲照牙木蘭事例安插俱不准行 二月
丙申總督宣大翁萬達奏吉囊子住牧河西俺荅阿不孩
引兵渡河乞如例調發客兵其河南山東民兵無益于用
獨可調山東長槍手三千兵部言前年戰黃土溝虜既南
下而北走去年戰陽和川虜亦深入而宵遁多客兵之力
若山東長槍手河南毛葫蘆本非民間常徭為其長于用
槍善于走山所司顧募以資保障第每省至六千名不無
充以老弱而議者遂以為無益耳今宜量減務取精壯者
每省各三千人以一都司領之取便住劄候警赴援仍調

延綏遊兵二枝。寧夏固原遼東遊兵一枝。務滿三千人。以五月初旬各赴宣大軍門聽候調用。上是之。曰各鎮兵馬依擬調用。不得延誤。河南山東原募民兵。每省留三千人。委都司官訓練聽用。各處有司增添起倩。兵數甚多。有妨農業。俱止之。三月己亥。謫湖廣巡按包節永。戍邊衛。初承天守備太監廖斌。擅作威福。節至之初。欲繩以法。而語先泄。斌思以中之。于是候節謁陵時。故獻膳羞。遮使撤去。而說稱節麾出之奏。已發。而節始奏。上怒。以節迺抵歸。已罪。捕節拷問。刑部尚書以節大不敬。宜謫戍。上遂謫戍邊衛。丙子。致仕刑部尚書高友璣。卒。友璣。樂清。

人安重有操執不避權幸屢蹶不挫致任家居敝廬布衣
蔬食終其身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恭簡 四月乙
未命山西巡撫曾銑以原職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兵部
擬上招降賞格大邊外招男子一人賞銀三兩遞加至十
五兩止幼男婦女二兩至十兩止墩邊引入一男子賞二
兩遞加至十兩止幼男婦女一兩至五兩止又議嚴禁檄
卒毋擅縱人出境毋取邊人詐為降人冒賞如議行 壬
子工科給事中羅崇奎言近年以來諸臣被諭恣肆強辨
巧飾已罪反詆言者而輕排之即如戶部尚書閔楷貪婪
有聲刑科給事中萬虞愷游震得論之當也乃反讐兩人

亟告隘害。至借後湖銀兩之事。公為中傷之術。且後湖賊
掌有人。度支有額。楷乃謂數不止此。假手報復。險亦甚矣。
乞嚴加勅諭。以後諸臣被論。宜杜門省愆。不得論辦。即論
辦亦無得攻擊言者。上曰然。令南京都察院遣御史一
人查稽後湖銀數。庶得其實。五月乙丑。錄死事磁州生
員王邦直子王化燭為磁州守禦所正千戶。虜酋俺荅阿
不孩遣夷使保兒寨等三人投番文。有白駱駝九頭。白馬
九疋。白牛九隻。及金銀鍋各一。求進貢講和。自後民種田
塞內。虜牧馬塞外。各守信誓。墩卒納之。總兵家丁董寶狃
石天爵乃殺三人。以首功報。于是總督翁萬達上疏言。董

寶扭石天爵么麼賤卒，乃敢壞法貪功，彼執物示信，託墩軍通款，借曰不許，猶當善其詞說以遣之，乃誘而殺焉。此何理也！寶扭滔天之罪，真不容誅，乞亟正法典，榜之塞

上，預弭其蓄怒構兵之謀，即不可解。臣等相度機宜，按兵待戰，巡按黃如桂、叅守備張潤、巡撫詹榮、總兵周尚文防檢失律之罪，兵部以虜黠詐未可信，宜貸各官罪，第令嚴兵待之，詔可。六月丁亥，廣西巡按馮彬以廣西之患莫甚，徭僮與其召募以防賊，不若召募以勦賊，據其巢，耕其土，凡賊之美田肥土，我兵無不願得之者，因其願而令之，蔑不勝矣。兵部以廣西一省，狼人半之，徭人三之，居民二

之以區區二分之二民介蠻夷之中事難猝舉且免差役乃
土狼積習今日應募以平之者安知他日不各據其地轉
而為賊也 上從部議 七月辛亥致任吏部左侍郎董
玘卒玘會稽人博學能文性峭直其為吏部主事時絕請
託鄉人多怨者後落職三年始白追謚文簡 癸酉原任
吏部尚書唐龍卒龍蘭溪人性疎爽有文學經畧闕中時
民飢又有虜警大著勞績一時稱為才臣後晉吏部尚書
三疏乞休 上以為稱老忘君視職為民出都門遂平後
數年子汝揖官修撰上疏明父不欺詔復原官贈少保謚
文襄然以衰暮為屬官所誤屢被譴責功名稍損云 丁

丑旌表烈婦張氏。氏嘉定人。汪綬妻也。姑陸氏淫縱。惡張
諫正。乃與所私執殺之。舉火焚其室。欲滅其尸。而不得。至
是獄成。巡按王言以聞。詔有司建祠。賜名哀貞。八月壬
辰。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周全卒。全武進人。自正德間。歷諫
垣。九年。彈劾不避權貴。都督馬昂獻既娠。女弟驟寵。全抗
疏謂誅昂。還其女。久之得遣。後敷歷中外。勞績甚著。卒。贈
太子太保。謚襄敏。

臣按諫垣之職。總督之職。惟功在社稷。威震邊陲者。
錄馬周全。忠亮有素。侗儻有謀。其為諫垣也。發馬昂
之姦。而其為總督也。獲黔首之首。非所謂名臣與不

然呂不常之計得行，玉牒紊亂，而疆圉將不靖矣。

戊戌午時南方流星大如碗，赤色，先如斗大，起自中天，西

南行至近濁。九月壬申，都察院覆南京刑科給事中張

思誠條奏，以在外問刑衙門罔知明允，競為深刻，如殺人

驗傷互異，輒擬抵死，盜賊贓濫未明，竟坐強劫，被誣淹禁，

不曰官不蚤決也，一斃于獄，則歸咎原告，比以誣告致死，

之條積年攬役，不曰官相容隱也，一觸其怒，則搜剔隱過，

按以久戀衙門之律擒捕私鹽者，未出行鹽地方，而槩引

越境查盤倉糧者，不論多年浥爛，而槩引侵欺，上沽明察

之譽，下懷觀望之心，交相比附，誠有如思誠所言者。上

曰即行撫按嚴加綜覈并會同吏部訪察殘忍者俟大計時黜治十月戊子三邊總督曾銑劾奏僉事毛一言管理糧餉貪鄙恣肆部從不謹例罷之詔下巡按提問今後邊臣被論有干軍機錢糧者吏部勿槩擬罷職辛卯金星晝見甲午處決重囚五十人建昌侯張延齡薊遼總督胡守中俱伏誅十一月己未宣大總督翁萬達請自今有各邊妄殺歸降人冒功者如按得實不必解京許巡按秋後斬首示衆以杜姦人玩法之心報可

臣按邊方妄殺降人此一大害也夫歸降之人撫之猶恐其不來冒功之舉蔽之非所以明法嘗見殺平

民以為虜級授紉禕以為韜鈴臣切憾之况殺降以
冒功不惟絕虜人來附之心而且廢朝廷招納之意
壞法于紀甚矣先時董寶扭殺進貢保兒寨三人而
以首功報萬達已奏滔天之罪真不容誅而今復欲
斬之于邊以示眾則其除害而招携者不亦兼至哉
乙丑謀反宗室充灼等既伏誅兵部請叙錄諸邊臣功言
大同總兵周尚文應倅有機首剪禍本宣大總督翁萬達
大同巡撫詹榮密上邊事追捕無遺功當優論宣大巡按
谷嶠給事中李文進御史趙炳然皆有鞠訊發摘之勞而
山西巡撫曾銑巡按陳豪得鄰封渠惡于其界中功皆次

之代王專鎮封內。雖不能預察姦萌。而事發之後。景駭嚮
震。不致他虞。亦宜降璽書優獎。上從之。壬午。戶部議

覆巡撫楊博所奏屯田事宜。言經畧河西。莫先于興復屯
田。而屯政所以不舉者。催徵擾之也。種未入土。而名以在
冊。人已在逃矣。請令諸邊臣召民墾辟。永不徵賦。其故常
徵賦而後復荒蕪者。並許佃種一體蠲免。詔邊臣敢有變
亂屯政者。巡按叅奏處治。甲申。致仕兵部左侍郎陶諧
卒。諧會稽人。歷事三朝。剛介不撓。奉公守正。終始一致。正
德中。為給事中。抗疏劾奏劉瑾擅權亂政。群小嫉之。以他
事矯詔廷杖褫職。復搆以與大臣植黨。械繫詔獄。摘戍瑾

誅得釋。後總督兩廣勦平峒賊。前後擒賊以數萬計。招降亦數萬計。卒贈兵部尚書。謚莊敏。十二月庚子。三邊總督曾銑請破常格。發帑銀以築邊牆。疏下部議。銑復上言。河套可復。謂邊牆不過數十年計。而復套則萬年久遠之計。部議以築牆復套俱不易。而復套尤難。縱使能復。亦難為守。上曰。虜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陝橫被荼毒。今銑能倡逐虜復套之謀。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與邊臣悉心首議。務求長算。嗣上方畧。丙子。江西省祭官繆建賢奏。睿宗就封之日。舟過小孤山。製詩紀勝。書于神祠。臣道經其地。恭錄以獻。上命工部

製牌書勒完日仍勅巡按建碑亭貯奉。建賢賞紵絲衣襲一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春正月甲寅朔。庚申左都御史宋
景卒。景奉新人。練達國體而志行剛方。一時縉紳咸推重
之。歷工兵吏三部尚書。至今職。卒于官。贈太子少保。謚莊
靖。壬申吏部尚書周用卒于官。用吳江人。端亮有節操。
晉掌銓。曾縉紳方望其丰采。乃未有所建立而卒。士論惜
之。丁丑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千
九百餘頃。堪為營田。以內省京運。外嚴防守。且舉副使張
鎬為提督。通判張應麒為總委。官歆久任責成。其牛種皆
取自本省。又擬照盜沿邊錢糧禁例。以防侵盜。戶部覆守

謙綜理周密，且官攝而事省，費半而利倍。若各鎮營田皆舉行，如守謙則兵食可足，而帑積所省多矣。詔以實行。

二月丁酉，改工部尚書王以旂為左都御史。戊子，宣大

總督翁萬達奏：近歲巡撫王儀總兵卻永選各營精銳五十人，別立戰鋒五營，以廢棄將官領之。每軍額外加米五斗，遂使各營虛耗，而又別取老弱步卒用充原數。及遇戰陣，復自以親兵居後，反驅諸路兵為前蔽，用是士皆解體。且坐營都指揮董暘、李塘前愆未贖，後復失律，宜正其罪，并罷新委坐營官周塘、韓彬、楊鉞，而歸其兵于各營各路。上曰：新立五營戰鋒及多增月糧，俱是變亂兵制，即令